

旧小说丁集

丁集三 宋

舊小說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珍 小 說

理想
小說
易形奇術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
小說
狡獪童子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
小說
三疑案

一册

一角

偵探
小說
三名刺

一册

二角

言情
小說
羅仙小傳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
小說
玫瑰花下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
小說
傀儡美人

一册

一角

偵探
小說
青酸毒

一册

一角

言情
小說
海棠魂

一册

一角五分

警世
小說
中山狼

一册

二角

義俠
小說
行路難

一册

一角五分

科學
小說
薄命花

一册

一角

偵探
小說
怪醫案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
小說
一聲猿

一册

一角五分

言情
小說
五里霧

一册

一角五分

神怪
小說
黑衣教士

一册

一角五分

言情
小說
銀鈕碑

一册

一角五分

科學
小說
幻想翼

一册

一角

社會
小說
靈情記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
小說
狡兔窟

一册

一角五分

舊小說

丁集 宋

齊東野語

周密

眞文忠公

眞文忠公建寧府浦城縣人。起自白屋。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庵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卽還。謹勿輕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扣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死久矣。今已爲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無益。徒臭腐耳。童子村愚。不悟爲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旋歸。已無及。繞庵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聲。鄉落爲之不安。適有老僧聞其說。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於是其聲乃絕。時眞母方娠。忽見道者入室。遂產西山。幼穎悟絕人。家貧無從得書。往往假之他人。及剽學里儒爲舉子業。未幾登第。初任爲延平郡掾。時倪文節喜獎借後進。且知其才。意欲以詞科衣鉢傳之。每假以私淑之文。輒一二日卽歸。若手未觸者。文節殊不平。曰。老夫固不學。然賢者

亦何所見。遽不觀耶。西山悚然對曰。先生善誘後學。何敢自棄。其書皆嘗竊觀。特不敢久留耳。文節謾扣一二。皆能成誦。文節始大驚喜。於是與之延譽於朝。而繼中詞科。遂爲世儒宗焉。

林復

林復字端陽。括蒼人。學問材具皆有過人者。特險隘忍酷。略不容物。紹熙中。爲臨安推官。有告監文思院常良孫賊墨事。朝廷下之臨安獄。久不得其情。上意謂京尹左右之尹不自安。復乃挺身白尹。乞任其事。訖就煅煉成罪。常流海外。因寓客舶以往。中途遇盜。無以應其求。盜取常手足釘著兩船舷。船開。分其屍爲二焉。林竟以勞改官。不數年爲郎。出知惠州。時常有姻家當得郡。憤其冤。欲報之。遂力請繼其後。林弗知也。旣至惠。適有訴林在郡日以酖殺人。具有其實。以聞。徐安國亦按其家有僭擬等物。於是有旨令大理丞陳樸追逮。隨所至置獄鞫問。及至潮陽。遇諸道間。搜其行李。得朱椅黃帷等物。蓋林好祠醮所用者。乃就鞫於僧寺中。林知必不免。願一見家人訣別。旣入室。亟探囊中藥。投酒中飲之。有

頃流血滿地。家人號泣。使者入視。則仰藥死矣。因以其死復命。然其所服。乃草烏末。及他一草藥耳。至三日。乃甦。卽亡命入廣。其家以空柩歸葬。始就逮時。僮僕鳥獸散。行囊旁午道中。大姓潘氏者。爲收斂歸之。了無所失。其家與之音問。相聞者累年。至嘉定末。始絕。竟佚其罰。云此陳造周士所紀。得之括醫吳嗣英。甚詳。夷堅所志。亦爲所罔。以爲真死。殊可笑也。

溧陽市民

建康溧陽市民。同日殺人。皆繫獄具。以囚上府。亦同日就道。二囚時相與言。監者不虞也。夕宿邸舍。甲謂乙曰。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顧事適同日。計亦有可爲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稱冤。悉以誘我。我當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脫。君家素溫。爲我養母。終其身。則吾死爲不徒死矣。乙欣然許之。時張定叟以尙書知府事。號稱嚴明。囚旣至。皆呼使前。問之。及乙。則曰。某實不殺人。殺某人者。亦甲也。張駭異。使覓其說。曰。甲已殺某人。卽逸去。其家不知爲甲所殺也。平日與某有隙。遂以聞於官。已而甲又殺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闇

而吏隸。故冤不得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乙言。立破械縱之一縣。大驚。甲旣論死。官吏皆坐失入抵罪。而張終不悟。甚哉獄之難明也。

陸務觀

陸務觀。初娶唐氏。閔之口女也。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旣出而未忍絕之。則爲之別館。時時往焉。其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大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游。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餚。翁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一詞。題園壁間。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綃綃。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實紹興乙亥歲也。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花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蓋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子歲。復

有詩序云。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園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榭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舊感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向蒲龕一炷香。又至開禧乙丑歲暮。夜夢遊沈氏園。又作兩絕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蘸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玉骨從塵泉下土。墨痕猶鏤壁間塵。沈園後屬許氏。又爲汪之道宅云。

楊和王

楊和王居殿巖日。建第清湖洪福橋。規制甚廣。自居其中。傍列子舍四。皆極宏麗。落成之日。從外人遊觀。一僧善相宅云。此龜形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時和王方被眷。從容聞奏。欲引湖水以環其居。思陵首肯曰。朕無不可。第恐外庭有語。宜密速爲之。退卽督濠寨兵數百。且多募民。夫夜以繼晝。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縈繞。凡數百丈。三晝夜卽竣事。未幾臺臣果有疏言。擅灌湖水入私第。以擬宮禁者。上曉之曰。朕南渡之初。虜人

退而羣盜起。遂用議者羈縻之策。刻印盡封之。所有者止淮浙數郡耳。會諸將盡平羣盜。朕因自誓。除土地外。凡府庫金帛。悉置不問。故諸將有餘力。以給泉池園圃之費。若以平盜之功言之。雖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爲過。況此役已成。惟卿容之。言者遂止。繼而後建傑閣。藏思陵御劄。且揭上賜風雲慶會四大字於上。蓋取大龜昂首下視西湖之象。以成僧說。自此百餘年間。無復火災。人皆神之。至辛巳歲。其家捨閣爲佑聖觀。識者爲龜失其首。疑爲不祥。次年五月。竟燬。延燎燁燁。數百楹。不數刻而盡。益驗毀閣之禍云。

王邁潘特

庚子辛丑歲。先君子佐閩漕幕時。方壺山大琮爲漕。曜軒王邁實之。與方爲年家。氣誼相好。用此實之。留富沙之日多。而壺山資給亦良厚。然亦僅資一時飲博之費耳。籍中有吳宜者。王所狎也。一日三司燕集。大合樂於公廳。吳方舞遍。實之被酒。直造舞筵。攜之徑去。旁若無人。一座爲之愕然。壺山起謝曰。此吾狂友王實之也。時以爲奇事。實之莆人。登甲科。甚有文名。落魄不羈。爲正

字日。因輪對及故相擅權。理宗宣諭曰。姑置衛王之事。邁卽抗聲曰。陛下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徑轉御屏曰。此狂生也。邁後歸里。自稱勅賜狂生。嘗有詩云。未知死所先期死。自笑狂生老更狂。又賦沁園春曰。狂如此。更狂狂不已。押赴瓊崖。同時富沙人紫巖潘枋庭堅。亦以豪俠聞。與實之不相下。庭堅初名公筠。後以詔歲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與之。遂易名爲枋。殿試第三人。跌宕不羈。傲侮一世。爲福建帥司機宜文字。日醉騎黃犢。歌離騷於市。人以爲仙。嘗約同社友。劇飲於南雪亭梅花下。衣皆白。旣而盡去。寬衣脫帽。呼嘯酒酣。客散。則衣間各濃墨大書一詩於上矣。衆皆不能堪。居無何。同社復置酒瀑泉。酒行。令曰。有能以瀑泉灌頂而吟不絕口者。衆拜之。庭堅被酒豪甚。竟脫巾髻髻。裸立流泉之衝。且高唱濯纓之章。衆因謬爲驚歎。羅拜以爲不可及。且舉詩禪問答以困之。潘氣略不懾。應對如流。然寒氣已深入經絡間矣。歸卽臥病而殂。旣不得年。又以戲笑作孽。不自貴重。聞者惜之。庭堅才高氣勁。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作文未嘗起

草。尤長於古樂府。年六七歲時。嘗和人詩云。竹纔生便直。梅到死猶香。識者已知其不永。其論巴陵一疏。至今人能誦之。以此終身坎壈焉。劉潛志其墓云。公論如元氣兮。入人之肝脾。有一時之榮辱兮。有千載之是非。昔在有周兮。觀孟津之師。於扣馬之諫兮。曰扶而去之。彼八百國之同兮。不能止一士之異。嗚呼。此所謂世教兮。所謂民彝。正謂此也。余少侍先君子。皆嘗識之。轉眼今五十年矣。

方翥

莆田方翥。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於地也。翥筆端俊甚。以其緒餘足成之。併攜出中門。投之幕中。一時不暇記其姓名。翥旣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翥爲館職。偶及試闈異事。問及之。偶有客在坐。同年也。默不一語。翼日具冠裳造方。自敘本末。言試日疾不能支。吾扶曳而去。所謂試卷者。莫記所在。已絕望矣。一旦榜出。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真卷觀之。儼然有續成者。

竟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君吾恩人也。方笑謝而已。按馮京知舉。張芸叟賦公生明。重疊用韻。已而爲第四名。竊怪主司鹵莽。及元祐中使虜過北門。馮爲留守。始脩門生敬酒邊。馮因言昔忝知舉。秘監賦重疊用韻。以論策佳。輒爲改之。擢真高等。頗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酒盃覆懷。再三愧謝。與此略同。

楊和王

楊和王最所鍾愛者第六女。性極賢淑。初事趙汝勑。繼事向子豐。居於誓。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向妾得男。楊氏使祕之。以爲己出。且亟報王。王喜甚。卽請告命。輕舟往視之。向氏家知王來。良窘無策。以尼其行。時王以保寧昭慶兩鎮節鉞領殿殿。於湖爲本鎮。子豐使人諷郡官往迓之。自郡將以次皆屬鑾鍵。謹伺於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來。及是聞官吏郊迎。深恐勞動多事。遂中道而返。因厚以金繒花果。以遺其女。且撥吳門良田千畝。以爲粥米。故向氏家有崑山粥米莊云。此事得之向氏子孫。

杭學

杭學自昔多四方之人。淳祐辛亥。鄭丞相清之當國。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輊人。甚者以植黨撓官府之政。扣關攬黜陟之權。或受賂醜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浸壞。遂行下各州。自試於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是歲七月引試爲始。會敎官林經德對士子上請語微失。於是大閨肆罵。時趙京尹與衆敎官調停。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士人。一半取游士。於是乃息。越數日。宰執奏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游學之士。不知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俾游士限日出境。其計始窮。乃爲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羅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豈以貽後人。蓋亦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爲四學。淺淺束帛。例及諸生。蒙敎育之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直言安石之姦。共惜元城之去。實爲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移過於君。是誠

何心。空人之國。鄭僑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尙知逐客爲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無見義以不爲。宜行己而有恥。苟爲溫飽。可勝周粟之差。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旣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曰。斯文將喪。嗚呼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邈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絕句詩云。塞翁何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萬里。擔頭猶有斥姦書。又五言。鄭五不去國。金陵深誤君。校存知必毀。書在已如焚。自是清流禍。非干比黨分。歸與雖幸矣。恨未効朱雲。又詩。上書如啜盧仝茶。直論國體寧無譁。依然茅葦縱橫斜。鍾山老柏休撻牙。嗚呼時事如絲絛。食肉者口徒咿哇。鬼蜮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堪吁嗟。識者將謂秦事邪。淳祐寢不如端嘉。邪人剛指正人邪。時有引喙鳴靈鵲。天降奇禍遭羅罟。尼山草木枯無華。奄奄山鬼相揄擲。我今束書歸天涯。不惜一去惜國家。於是京尹待罪。兩敎官各降一資。而陳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譽士林。乃相繼上疏。欲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閩。

至以游士欲渡淮。以脇上必從。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語。怒未解。深不然之。至開慶己未。吳丞相潛再登揆席。首欲收士心。復舊法。會去不果。戴慶炯以參樞軸。畢竟作指揮。許京庠有籍無分人。引試一次。於是漸復雲集矣。

黃婆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曰黃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媼也。上下山谷如飛。猿自腰已下。有皮纍垂。蓋膝。若幘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己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俟之。其家知爲所竊。則集鄰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爲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哮吼。脛絕不可起。往往人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鑄非鏤。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爲何也。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道於此。親見其所謂印者。此事前所未聞。是知窮荒絕徼。天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見聞所未及。遂以爲誕。

也。後漢郡國志引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華字茂先。蓋取其名而爲志也。

安定郡王

安定郡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冲。喜延道流方士。有許公言者。能以藥爲黃金。其人皎然玉樹。有小鑪。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如何。仲山曰。畢竟只是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子冲。別挽留不回。將出門。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有直紋。未可量。但早年亦艱困。宜順受之。壽可至六十九。人壽脩短。視其操行。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待其所靳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謹。更可至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問其行何之。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月。子冲一夕無疾而亡。踰年。金入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陷於危。僅脫。平生守許之戒不渝。旣而襲爵。年八十七歲。乃終。克家端明。乃其曾孫也。

蘇大璋

三山蘇大璋。顯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爲第十一人。數爲人言之。以爲必如夢告。旣試。將揭榜。同經人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乞究治之。及拆號。第十一名果易也。帥攜此狀入院。徧示考官。謂設如所言。諸公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爲然。旣拆號。則自待補爲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爲待補者。乃訴牒之人也。次年蘇遂冠南宮。此與王俊民事相類。

徐瑄

永嘉徐瑄。字漢玉。治周成子獄。無所枉。自知必得罪。東擔俟命。忽夢神人驅之使去。答曰。吾分宜去。不待驅逐。但未知當往何所。神曰。汝得嚴州。覺與家人言。夢真妄耳。吾得罪必南遷。安得在近畿乎。已而謫道州。又徙象州。行至來賓縣。得圖經視之。唐嚴州也。歎曰。吾其不返乎。果終焉。

章氏昆弟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

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即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翺。字景韓。季曰翹。字景虞。翺之子樵。翹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孝友睦姻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吳季謙

吳季謙。初爲鄂州邑尉。嘗獲劫盜。訊之。則昔年有某郡倖者。江行遇盜。殺之。其妻有色。盜脇之曰。汝能從我乎。妻曰。汝能從我。則我亦能從汝。否則殺我。盜問故。曰。吾事夫者十年。今至此。已矣。無可言者。僅有一兒。纔數月。吾欲浮之江中。幸而爲我育之者。庶其有遺種。吾然後從汝。無悔。盜許之。乃以黑漆圓盒盛此兒。藉以文襟。且置銀二片其傍。使隨流去。如是十餘年。一日盜至鄂。艤舟挾其妻入某寺。設供。至一僧房。旁問黑盒在焉。妻一見識之。驚絕。幾倒。因曰。吾疾作。姑小憩於此。毋撓我。乘間密問僧。何從得此盒。僧言某年月日得於水濱。有

嬰兒白金在焉。吾收育之。爲求乳食。今在此年長矣。呼視之。酷肖其父。乃爲僧言始末。且言在某所。能爲我白之。有司。卽捕之。可以爲功。受賞。吾冤亦釋矣。僧爲報尉。一掩獲之。遂取其子以歸。季謙因是改秩。

侯某

蜀中類試。相傳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爲暗號。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爲常。李璧。李章德。李永同。登庚戌科。己酉赴類試。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侯某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旣書卷。不以詩示侯。侯疑其必有謂。將出門。侯故少留。李遂先出。而侯踵其後。至納卷所。扣吏以二李卷子。借一觀。以小金牌與之。吏取以示。則詩之警聯皆同。日射紅鸞扇。風清白獸樽。侯卽於己卷改用之。旣而皆中選。二李謝主司。主司問此二句。惟以授子昆仲。何爲又以與人。李悅然不知所。以他日微有所聞。終身與侯不咸。

秦會之

秦會之。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選馭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使

候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罍。未敢啓。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來卒問故。則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佳。試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己之專也。待方益厚。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爲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之無悔吝也。

孫守榮

寶慶間。有孫氏子。名守榮。善風角鳥占。其術多驗。號富春子。薄游雪上。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而土人當有典郡者。適見富公王元春。因賀之曰。旦夕鄉郡之除。必君也。王以爲誕。越兩月。而潘丙作亂。王果以告變之功。典郡自是人始神之。後登史衛王之門。頗爲信用。一日聞鵲噪。史令占之。云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然非丞相所可用者。今已抵關。必有所礙。而未入耳。翌日。果李全以玉柱斧爲貢。爲閹者遲留。質之於府。而後納。

史嘗得李全書。置之袖間。未啟也。因扣云。吾袖中書所言何事。對曰。假破囊二十萬耳。剝封果然。史以此深忌之。後以他故。黥置遠郡。死焉。後未見有得其術者。

楊太后

慈明楊太后。養母張夫人。善聲技。隨夫出蜀。至儀真。長蘆寺前。僦居。主僧善相。適出見之。知其女當貴。因招其父母飯。語之故。且勉之。往行都。當有所遇。以無資告。僧以二千楮假之。遂如杭。或導之入慈福宮。爲樂部頭。后方十歲。以爲則劇孩兒。憲聖尤愛之。舉動無不當。后意有嫉之者。適太皇入浴。儕輩俾服后衣冠爲戲。因譖之。后笑曰。汝輩休驚。他將來會到我地位上。其後茂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內宴。因以爲賜。且曰。看我面。好好看他。傅伯壽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念我文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內殿。蓋紀實也。既貴。恥其家微。陰有所遺。而絕不與通。密遣內璫。求同宗。遂得右庠生嚴陵楊次山。以爲姪。既而宣召入見。次山言與淚俱。且指他事爲驗。或謂皆后所授也。后初姓某。至是始歸姓楊氏焉。次山隨卽補官。循至節鉞郡王云。

長蘆僧事與章獻玉泉事絕相類

黃尚書夫人

黃子由尚書夫人胡氏與可元功尚書之女也。俊敏強記。經史諸書。略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於琴奕。寫竹等藝。尤精。自號惠齊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時趙師巽從善知臨安府。立放生池碑於湖上。高文虎炳如內翰。爲之作記。誤書鳥獸魚鼈咸若。商曆以興。既已鐫石。分送朝行。胡夫人一誦。卽知其誤。會炳如以藏頭策題得罪多士。而從善又以學舍張蓋毆人等。嘗斷其僕。諸士旣聞其事。遂作小詞譏詆之。作爲夏王道。不是商王。這鳥獸魚鼈是你者。乃胡氏首指其誤也。他日胡氏殂。其婢竊物以逃。捕得之。送臨安府。從善銜之。遂鞠其婢。指言主母平日與奕者。鄭日新通。所失物。乃主母與之耳。因逮鄭繫獄。黥之。未幾子由以帷簿不修。去國。事之有無。固不可知。而從善之心。亦薄矣。後十餘年。從善死。其子希倉亦死。其婦錢氏。惇處。獨任一僕。幹主家事。有老僕知其私。頗持之。錢氏與幹者。欲滅其口。遂以他事係官。竟斃於獄。且擅焚之。未幾僕家聲其冤。

於憲臺。時林介持憲節。方振風采。遂逮錢氏於庭。經營巨援。僅爾獲免。而幹者遂從黥籍。信人之存心。不可以不近厚。而報復之理。昭昭不容揜也。如此。

王妙堅

王妙堅者。本興國軍九宮山道嫗也。居嘗以符水呪棗等術。行乞村落。碌碌無他異。既而至杭。多遊西湖兩山中。一日至西陵橋茶肆。少憩。適其鄰有陳生。隸職御酒庫。其妻適見之。因扣以婦人頭腫(音臚)不可疎者。還可禳解否。嫗曰。此特細事。命市真麻油半斤。燒竹瀝投之。且爲持呪。俾之沐髮。蓋是時恭聖楊后。方誅韓心有所疑。而髮腫不解。意有物祟。以此徧求禳治之術。會陳妻以油進。用之良驗。意頗神之。遂召妙堅入宮。賜予甚厚。日被親幸。且爲創道宇。賜名明真。俾主之。累封真人。同時有黃冠易如剛者。嗜酒誇誕。薄知其事。欲以奇動。於是。以黃絹方丈。帶書大符以進。后大喜。賜予亦渥。住太乙東宮。

曹泳

紹興乙亥十月二十二日。秦檜亡。翼日曹泳勒停。安置。

新州。先是二十一日。車駕幸檜第視疾。時已不能言。懷中出一劄。乞以煇代輔政。上視之無語。既出呼幹辦府問何人爲此。則答以曹泳。遂有是命。泳初竄名軍中。並緣功賞。列得班行。嘗監黃崑酒稅。秩滿到部。注某闕鈔。上省檜押勅。顧見泳姓名。問何處人。省吏對此吏部擬注。不知也。命於侍右書鋪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檜恩家也。泳恍然不知所答。則又曰。公忘之邪。泳曰。昏忘實不省於河處。遭遇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冊示泳。使觀之首尾。不記他事。但有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錢五千。曹泳秀才絹二疋。蓋微時索遊富人家。得錢五千。求益不可。泳時爲館客。探囊中得二縑。曰。此吾束脩之餘也。今舉以遺子。旣別不相聞。雖知檜貴震天下。不謂其卽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如此。檜曰。公眞長者。命其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易文資。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臨安府。與謝伋嘗有隙。台州之獄。泳有力焉。檜暮年頗有異志。泳實預其密謀。燔本檜妻黨王氏子。蠱駭嘗燕親賓。優者進伎。燔於座中大笑絕倒。檜殊不懌。檜素畏內妾嘗孕。逐之生子爲仙遊林氏子。曰一

飛。以檜故。仕至侍郎。兼給事中。其兄一鳴。弟一鷲。皆位朝列。泳嘗勸檜還一飛以補燬處。未果而檜死云。此事聞之謝伋之孫直中興遺史所載。則曹筠也。與此頗有異同。故詳載之。

優人恢諧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爲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爲髻。曰蔡太師家人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爲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覲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嬾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近者己亥歲。史（疑失一字）之爲京尹。其弟以參政督兵於淮。一日內宴。伶人衣金紫。而幘頭忽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裹紅巾。何爲官。亦如此。傍一人答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於是褫其衣冠。則有萬回佛自懷中墜地。其傍者云。他雖作賊。且看他哥哥面。又女官吳知古用事。人皆側目。內宴日。參軍四筵張樂。胥輩請僉文書。參軍怒曰。我方聽臈栗。可少緩。請至三四。其答如前。胥擊其首曰。甚

事不被贅栗壞了。蓋是俗呼黃冠爲贅栗也。王叔知吳門日名其酒曰徹底清。錫宴日伶人持一樽誇於衆曰。此酒名徹底清。既而開樽則濁醪也。傍謂之云。汝既爲徹底清。却何如此。答云。本是徹底清。被錢打得渾了。此類甚多。而蜀優尤能涉獵古今。援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當史丞相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闔大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于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其離析文義。可謂侮聖言。而巧發微中。有足稱者焉。有袁三者名尤著。有從官姓袁者。制蜀頗乏廉聲。羣優四人分主酒色財氣。各誇張其好尚之樂。而餘者互譏笑之。至袁優則曰。吾所少者財也。因極言財之美利。衆亦譏謂之不已。徐以手自指曰。任你譏笑。其如袁丈好此何。

隆國黃夫人

隆國黃夫人。湖州德清縣人。初入魏峻叔高家。既出復歸李仁本。媵其女以入榮邸。時嗣王與芮苦無子。一幸而得男。是爲度宗。然自處極謙抑。雖處貴盛。每遇邸第親戚。至不敢坐。常以嬾子自稱。人亦以此多之。或者有魏子之謗。其實不然也。齊秦國夫人胡氏亦同邑人。相去纔數里。賈陟濟川制置少日。舟過龜溪。見婦人浣衣者。偶盼之。因至其家。問夫何在。曰。未歸。語稍洽。調之曰。肯相從乎。欣然惟命。及夫還。扣之。亦無難色。遂攜以歸。既而生似道。未幾出嫁爲民妻。似道年長。始奉以歸。性極嚴毅。似道畏之。當景定咸淳間。屢入禁中。隆國至與同寢處。恩寵甚渥。年至八十有三。上方賜祕器及冰腦各五百兩。賻銀絹四千兩。正命中使護葬。帥漕供費。凡兩輟朝。賜諡柔正。又賜功德寺及田六千畝。可謂盛矣。一邑產二女貴人。前此之所未有也。

一母生二名儒

陳了翁之父尙書與潘良貴義榮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

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它日生子。卽見還。旣而遣至。卽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

宜興宰

嘉熙間。近屬有宰宜興者。縣齋之前。紅梅一樹。極蒨麗。華粲。交陰半畝。花時。命客飲其下。一夕。酒散。月明。獨步花影。忽見紅裳女子。輕妙綽約。瞥然過前。躡之數十步而隱。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酣歌寤言。或癡坐竟日。其家憂之。有老年頗知其事。乘間白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天。其家遠在湖湘。因薨葬於此。樹梅以識之。疇昔之夜。所見者。豈此乎。遂命發之。其棺正蟠絡老梅根下。兩牆微蝕。一竅如錢。若蛇鼠出入者。啓而視之。顏貌如生。雖粧飾衣衾。略不少損。直國色也。趙見爲之惘然心醉。昇尸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尸之比。於是每夕與之接焉。旣而氣息惺然。疲鬱不可治。文書其家。乃乘間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殂。亦云異矣。嘗見小說中所載。寺僧盜婦人屍置

夾壁中。私之後。其家知狀。訟於官。每疑無此理。今此乃得之親舊目擊。始知其說不妄。然通鑑所載。赤眉發呂后陵。汗辱其尸。有致死者。蓋自昔固有此異矣。

醫術

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三點者。以三點指間。知六脈之受病。世以爲奇。以此得名。余按診脈之法。必均調自己之息。而後可以候他人之息。凡四十五動爲一息。或過或不及。皆爲病脈。故有二敗三遲四平六數七極八脫九死之法。然則察脈固不可以倉卒得之。而況三點指之間哉。此余未敢以爲然者。或謂其別有觀形察色之術。姑假此以神其術。初不在脈也。紹興間。王繼先號王醫師。馳名一時。繼而得罪。押往福州居住。族叔祖宮教時赴富沙。倅素識其人。適邂逅旅舍。小酌以慰勞之。因求察脈。王忽愀然曰。某受知既久。不敢不告。脈證頗異。所謂脈病人不病者。其應當在十日之內。宜亟反轍。轍尙可及也。因泣以別。時宮教康強無疾。疑其爲妄。然素信其術。於是卽日回轅。僅至家數日而殂。亦可謂異矣。又嘗聞陳體仁端明云。紹熙間有醫邢氏。精藝絕異。時

韓平原知閣門事。將出使。俾之診脈。曰。脈和平。無可言。所可憂者。夫人耳。知閣回。輶日恐未必可相見也。韓妻本無疾。怪其妄談。然私憂之。泊出疆。甫數月。而其妻果殂。又朱丞相勝。非子婦偶。小疾。命視之。邢曰。小疾耳。不藥亦愈。然自是不宜孕。孕必死。其家以爲狂誕。後一歲。朱婦得男。其家方有抱孫之喜。未彌月。而婦疾作。急召之。堅不肯來。曰。去歲已嘗言之。勢無可療之理。越宿而婦果殂。余謂古今名醫多矣。未有察夫脈而知妻死。未孕而知產亡者。嗚呼。神已哉。

陳日照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爲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爲舉子業。間爲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鵬。鵬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游。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其父。其叔乃獨異之。每加回護。會其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湖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毆之中其要害。舟遽離岸去。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已殂。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爲人所捕。適主者亦閩

人。遂陰縱之。至永州。久之無聊。授生徒。自給。永守林岳。亦同里。頗善遇之。居無何。有邕州永平寨巡檢過。永一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間。與交趾鄰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戲。則其國貴人皆出於市。國相乃王之壻。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會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爲壻。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壻。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或以爲事不可料。不宜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返命焉。其事得之陳合。惟善僉樞云。

賈師憲二則

徐謂禮。嘗涉獵袁李之書。自詭閩人。貴賤多奇中。與賈師憲丞相爲姻聯。賈時年少。荒於飲博。其生母胡夫人苦之。因扣徐云。兒子跌宕若此。以君相法言之。何如。徐因曰。夫人勿多憂。異日必可作小郡太守。母喜而誦其言於子。他日賈居相位。徐以親識故。求進。久之不遂。賈母爲言之。賈不獲已。答曰。徐親骨相寒薄。止可作小郡太守耳。遂以上饒郡與之。以終身。蓋深銜前言也。然師憲少年日。嘗馳馬出遊湖山。小憩棲霞嶺下。忽有布裘